

◆ 安庆旧影

1932年的安庆《商报》

陈向东 文/图

民国经济类专业报中，上海《商报》、广东汕头《商报》和皖省安庆《商报》（如图）尤为业内称道。上海《商报》主笔陈布雷，汕头《商报》江梦非、王延康，安庆《商报》主笔吴传绮（季白）均是地域内的知名人物。他们创办或编辑的《商报》，革新了传统报纸的编排模式，为繁荣市场经济，推动中国新闻业向专业化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皖城安庆《商报》创刊于1923年4月，报社地址在安庆大洪家巷（今安庆大观区关岳庙丁家巷附近）。发行人苏绍贤，证券银行业经纪人出身。主笔吴传绮，皖省教育家，社会贤达，早年曾任安徽省立一女师、怀宁中学校长，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。该报存续15年之久，直至安庆沦陷后停办。报纸为对开四至八版，日报，铅印。由于该报和安徽省商会关系密切，发行范围遍及皖省全域及周边地区，最高发行量达4000余份。其稿件偏重于经济类信息及要闻，为商家及用户牵线搭桥，尤受广大商户欢迎。其时，皖城安庆《商报》和同城的《民岩报》《新皖铎》报，并称皖城民营报纸三雄。

皖城安庆《商报》见证了民国安庆的繁花旧梦、社会风情和商业重镇之繁荣，它是安庆作为民国皖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文史资料实证。由于年代日久，皖城《商报》存世信息寥寥，难见其真容，安庆老报人、《安庆新闻史》主笔端木宪维先生编撰的《解放前安庆各报简况、馆藏情况》也未见皖城商报存世地之记载。

今春，我在沪上秋霞浦发现

那一年，屋后秀姑正在恋爱中。对象是人介绍的，在七八里外的圩区，和我小姨同村，还是邻居，我喊江叔。

秀姑没读书，大字不识，但她生得丰圆，有气力，人勤快，性格也泼辣，做事不输人，连她的头发都三分不讲理地卷着，不肯顺直。江叔是初中生，知书达理，人也俊朗，只家庭条件弱些。

正月里的一天，秀姑忽然穿戴齐整，脸上飞着红云，来我家笑盈盈对我说：“燕子，我带你去你小姨家玩，好不好？”十一岁的我，也知道秀姑和那个村的渊源，听到提议，自然巴不得。遂征得母亲应允，跟秀姑上路了。

正月里，连空闲的土地都喜洋洋，几里村路，被揣了喜悦的两人，眨眼走尽。一到村，我们即分头，各奔各家。

在小姨家吃了午饭，磨蹭了一会，约莫时间到了，我就去找秀姑回去，因早说好了一天来回。但进了堂屋，没人，见隔壁房门虚掩着，我想也没想就莽撞一推，还高喊：“秀姑！”可在我推开的刹那，就后悔



并收藏了一份民国二十一年(1932)三月二日皖城安庆《商报》，报纸编号3896号，虽历经93年的时间，但保存较为完好，基本无虫蛀破损。报社地址为安庆大洪家公字第10号，电报挂号9794，是日为星期四。距东北全境沦陷才一年多，距日军发动“一二八”事变刚过一个多月。

《商报》头版除在重点显著位

◆ 江湖脸谱

稻禾青青

白海燕

——带我顺便去玩，不过是她姑娘家的一个借口，一份掩饰，一种矜持，对父母与婆家都好交代。但那时，给他俩带来的不便，我看得见，自己身在其中的微妙用处，却看不见。

后面的事我就不大记得了，我只记得，自行车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颠颠颠，像他们两颗相爱中的心突突突，记得那一路风的甜蜜，阳光的多情。

隔年，秀姑和江叔就结婚了。她是嫁给了爱情吧，只要想到那趟正月之行，我心里就默默祝福秀姑。那是少女的我，眼里第一次见证爱。

时间不知不觉向前推进，很快，他们有了一个娃，两个娃。回娘家的时候，秀姑更腰粗膀圆了，脸也更黑里泛红、红里透黑，嗓门呢，也早恢复成江河水。江叔也不再书生相，成庄稼汉的气质了。生活的粗粝，很快把他们打磨得像二三月贴在门上的春联，败色了。

有次去小姨家，遇到秀姑正从田里干活回来，头发卷得满头炸了，估计没空打理，裤脚挽着，衣上沾的都

毫无毒质之纯品，即最新发明拍药丁之制剂，有解除烟毒，制止宿疾，补血变质，增加体质，强健精神，毫无痛苦，洵为补品中之圣药，在长江一带，已畅销十余年，每年戒绝者，数以万计，续更推广销路，在本城各大药房代为出售，有若戒烟者，幸注意焉。安庆健生医院总发行所。”

第三版为《世界要闻》，有新闻稿达19条。第四版为《本省要闻》及商报副刊《商量余地》。

副刊《商量余地》值得一提，稿件均紧密联系时政，吹响抗战的号角。“大小言”栏目，有作者评论文章“日本发了狂”，抨击日本丧心病狂，占我东北，侵我东南淞沪，师出无名，必败无疑。“学术讨论”栏目，有作者吴熙的“我国诗歌之政治反映”，也撷取了历代文人雅士在国破家亡、山河涂炭时之咏叹和呐喊，诗词似羌笛和战鼓，彰显民族不屈不挠之精神。另有作者个匕山人的“打倒日头”，影射批评日本军国主义，还有作者肖予的《浪淘沙》：“翘首望天涯，烽火弥涂，干戈遍地永无家。多少健儿空马革，白骨黄沙。塞上暮云遮，风紧胡茄，河山四顾恨偏加，拼却头颅流尽血，焕我中华。”一腔热血跃然纸上。

是泥。见到我，她匆忙地招呼说，还要烧饭呢，就脚不点地去了。

小姨来，说起秀姑，也赞她家里家外满把抓，确是一把好手。不过，脾气也着实不好惹。秀姑到底是秀姑，屋前屋后，她的性格我们太了解了，所以听了，一点不意外。

但是，意外的事却发生了。是晚秋的一天，因为家族内部的一起冲突，秀姑在大吵一架之后，竟喝了农药自尽，丢下两个娃！更具体的原因，我也不太明了，仿佛听小姨说过，她曾在诀别之前向邻人跪求，日后帮多看待孩子。“她还是太刚了，吃自己性子的亏。”小姨叹道。

可怜江叔，以后再见他骑车带娃们来外婆家的时候，胡子拉碴，衣着不修。而我总会想起那一年，我们仨同一辆车，铃铛清脆，洒落在初春的风里。

那年从县城师范回来，经过小姨家，她陪我走了一段路，在一块田边，小姨指说，这是秀姑家的田。田里，正稻禾青青，而我心头却是雨水涟涟。

